

大运河：流淌的文明史诗

□ 庄志华

周末，我和好友相约来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。正午时分，明媚的阳光洒在船形的博物馆水色外墙上，小水灵“安澜”坐在场馆高高的“船帮”上，额前的鬃毛向后飞扬，面带微笑，高举右手，好像在向所有的参观者打招呼：“欢迎来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。”

大运河，这条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、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河流，始凿于春秋时期，历经2500余年，演变为如今地跨北京至浙江八个省市，全长3200余公里的世界级文化遗产长廊。博物馆内的七个展厅，分别是“大运河——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”“运河上的舟楫”“因运而生——大运河街肆印象”“世界知名运河与运河城市”“运河与艺术”“运河湿地寻趣”“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在展厅温暖的灯光下，我们戴着语音讲解耳机，边走边听边看，不时驻足于重要展品前仔细端详。

博物馆首先介绍了大运河名称的由来。新石器时代的老祖先逐水而居，不断拓展水路，水能帮助他们拓荒开垦、繁衍

生息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国争霸，竞相开挖运河，用于军事、运输、灌溉和防洪，河流的作用进一步拓宽，连通不同河流或不同海洋的河流主干道逐渐发展成了运河。大运河古时无统一称谓，先秦至隋唐分段称沟、渠、渎，或泛称御河、漕渠。“运河”一词首见于唐开成二年(837年)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载“夏旱，扬州运河竭”，专指用于漕运的人工水道。南宋时“大运河”首现，《咸淳临安志》载“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”，用以统称规模宏大的运河水系。元代运河裁弯取直贯通南北。明清多称运河、漕河，《清史稿·河渠志》载“通谓之运河”。2014年，大运河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其中“运”源于漕运功能，“大”则指工程宏伟、连通南北。

大运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，它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，同样离不开中华儿女的付出和努力。从隋代开始，宇文恺负责开凿运河，疏浚通济渠、山阳渎、永济渠、江南运河，大运河实现了第一次全线贯通。唐代、宋代和元代的官员们纷纷采取措施，疏浚河

流，造堰建闸，定时启闭，便利船舶通行。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，至此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。明代初年，宋礼、白英等人改进分水枢纽、疏浚运道、整顿坝闸、增建水柜等，从根本上解决了水源不足造成济宁段通航不畅的问题，大运河真正成为全国交通大动脉。清代康熙、乾隆皇帝都曾六次南巡，亲自指导河工，根治水患。

就在我与好友感慨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时，身旁的一对母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四五岁大的孩子正在阅读白英的事迹，妈妈把他拥在怀中，说：“白英常年生活在运河岸边，对河流状况了如指掌。明代的官员宋礼受命治理会通河，因经验不足受挫，后来虚心向白英请教，寻求治水的好方法。当时年近五十的白英，废寝忘食地设计了一整套治水方案，建设了分水枢纽工程，解决了运河中段水源不足的问题。”孩子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兴奋地说：“这个人竟然比当官的还厉害呀！”妈妈摸着他的头说：“有时候，厉害的人就在我们普通人中间。”

博物馆还展示了河工开凿大运河时使用的工具。千百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些简易的工具，一下一下疏通了大运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治水策略：制造斗门来横截河渠或蓄高水位；创造了埝工构件，用于护岸、堵口和筑堤等；建造水柜，在运河丰水期蓄水，干旱缺水时，水会从水柜流回运河；在自然河道基础上增加人工弯道，起到“以弯代闸”的作用；为了让运输船队平稳地通航，建造了船闸和梯级船闸，这种工程要比西方同类工事早300多年……

这条大运河不只是水的脉络，更是一代代中国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。平凡而伟大的人们，给这位母亲修饰了“身材”、恢复了“力量”，让它奔流了上千年。那对母子的话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，是啊，厉害的人从来都藏在普通人中。走出博物馆，我的心中盈满了骄傲与自豪。大运河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，它告诉我们，任何伟大的成就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与默默付出。

一谷梨花一谷春

□ 汪翔

湖北省黄石市的东方山素有“三楚第一山”的美誉，而山中最动人的春色，当数梨花峪的梨花。

整个梨花峪风景区依溪而建，溪流两岸，漫山遍野都是梨树。坡与坡之间纵横交错的小径被梨树遮掩，有些还顺势探入院落，青砖黛瓦，掩映在一片素白花海之中。

沿着东昌阁的石阶缓步前行，未及花海，先闻潺潺水声。梨花峪宛如一枚温润的素玉别针，缀在东方山的衣襟之上。峰回路转，一溪清泉藏在梨花丛间。时值仲春，千万树梨花竞相绽放，连绵如雪，汇成浩荡的白色花海，顺着山势缓缓流淌，谱成一曲悠扬的梨花谣，清婉动人。

置身花海，密密匝匝的梨花俏立枝头，清甜香气弥漫林间。梨花素白如玉，美而不妖，秀而不媚，嫩黄的叶芽在春风里微颤，一簇簇花朵舒展身姿，恰似凝眸远望的美人。蜜蜂嗡嗡穿梭，停落间枝丫轻颤，花粉轻扬。朵朵梨花姿态各异，或迎风浅笑，或低头含羞，或藏在新芽后静静窥探，抬眼望去，枝头似翻涌着轻纱般的白浪，如梦似幻。在花林中穿行，如同漫步云端。清风徐来，玉枝轻摇，梨花纷飞，似雪落人间。梨花落在发间、肩头、衣

襟上，自成一景：老奶奶的头上落了一朵梨花，别有一番素雅之美；豆蔻少女的发上落了一朵梨花，青丝如云，梨花如玉，愈加灵动。一树梨花，便是一阙新词。

溪边浅滩草色青青，孩童追逐嬉闹，笑声清脆。游人或漫步花径，或静坐听泉，几座青砖老屋隐在花影里，炊烟淡淡，与花雾缠绕，像一幅不加修饰的田园画。登上观景台远眺，漫山梨花如云似雾，从山腰铺到山脚，山风掠过，花海轻涌，蔚为壮观。

最是月夜赏梨花，别有一番风情。月色溶溶，梨花似雪，花与月相映，清婉静美。风过花落，暗香浮动，一谷清辉，温柔了整个春夜。

如今的东方山梨花峪，已是春日热门打卡地。花海之中，游人如织：拍照、写生、漫步、赏花，人影点缀在琼枝玉蕊间，鲜活又热闹。一家人结伴而来，三代同堂踏青留影，其乐融融；有人操控无人机，将整片花海定格成画；几位女生在花前写生，凝神落笔，与梨花静静对话。待到金秋，这片雪白花海便会化作累累硕果，香飘十里。

春风有期，梨花不误。东方山梨花峪，以一谷雪白，等待每一个愿意放慢脚步、倾听春天的人。



春意正浓(国画) 程应峰作



跨越时光的修补

□ 冯慧敏

巷弄深处的古籍馆，藏着与尘世隔绝的静谧。青瓦下，木门半掩，樟木香与陈年墨香交织，扑面而来。我在一排排书架间穿梭，指尖划过一本本诗集，不慎碰落了书架上一册线装古籍。

那是一册《清诗别裁集》，线装书脊在撞击中散开，米黄

色的书页散落出来。我蹲下身，指尖触到那脆弱的纸张，心瞬间揪紧，书脊上的锁线有几处已经断裂，几页纸的边缘还因我的触碰而褶皱。头发花白的管理员闻声走来，没有责备，只是蹲下身小心收拾，动作轻柔得像抚摸婴儿的脸颊。我连声致歉，不敢再动，怕

加重了那些损伤。

“没事，别急。”他不紧不慢，声音温和，“这是一个修旧如新的机会。”

他取来一只旧木箱，里面码放着各种工具：裁得整齐的桑皮纸、熬得浓稠的糨糊、几把大小不一的排笔，还有一枚光滑的枣木碾子。老人先将散落的书页一一摊开，按顺序平铺在案几上，每一页都对准光线仔细核对，确认无缺页、无错页后，才轻轻抚平卷边。他处理那页受损的纸时，取来一小块桑皮纸，蘸取少量糨糊，精准地贴在破损处。我在一边屏气凝神，生怕发出一丝动静破坏了这册书的“重生”。

最关键的步骤是“配页”与“打眼”。老人取来特制的线，是用桑皮纤维搓成的，坚韧耐磨，又不易损伤纸页。他左手托书，右手持针，从书脊一侧穿入，再从另一侧穿出，每一针的间距都分毫不差。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的手上，那双手布满岁月的纹路，却灵活得令人惊叹。穿线时，他手腕轻转，每一次落针都十分谨慎，糨糊也涂得极薄，薄到干透后几乎看不出痕迹。

线穿好后，老人开始“捆扎”。他取来两根细长的竹篾，交叉压住穿好的线绳，慢慢绞

紧，将散乱的书页重新贴合紧密。这个过程极缓，稍一用力便会损坏纸张。待线绳固定，他又用枣木碾子，从书根到书口缓缓滚压三遍，抚平每一处褶皱。

最后是“裱背”与“上蜡”。他裁出一张与书页等大的桑皮纸，刷上糨糊，精准覆盖在书的外侧。待糨糊半干，他又取出一块石蜡，在封面上轻轻擦拭，让纸页柔韧防潮，能长久保持平整。一番操作下来，原本破损的古籍竟难以看出修复的痕迹。

管理员将修复好的书轻轻放回书架，抬头看向我，眼底无半分愠色，只道：“书是有脾气的，待它细，它便给你知识；待它粗，它便朽烂给你看。”

那日之后，我再未敢莽撞地触碰古籍，每次都小心翼翼。这次意外也让我与这所古籍馆产生了更深的羁绊。每次去，我都会帮老人擦拭书架、整理书堆，看他修复一本又一本旧书，看那些历经沧桑的纸页在他手中重获新生。

管理员的一双巧手，缝合的不仅是散乱的书页，更是岁月留下的裂痕。这场跨越时光的修补让我明白，一本本古籍背后，藏着的是一整个时代的温度，是一份深入骨髓的热爱。

每年春分前后，这所老茶庄的师傅们，无论茶艺总监、非遗传承人，还是学徒，都会给国家级制茶大师林先生奉上自制的春茶以供品鉴。如能得到他的肯定，便可随之进山，在那座云雾缭绕的古茶园里学习观天做茶、听叶辨火的传统技艺。

林老试茶时看似不动声色，实则极其严格。一泡茶汤在手中不过片刻，他便能通过闻香、观色、啜味、察底，判断出采摘的时辰、萎凋的火候和揉捻的力度。周遭的人虽焦急地等待着林老的评语，却连呼吸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打扰了他。

这样的机会原本轮不到茶仓管理员小陈，这家老字号茶庄人才济济，既有非遗传承人，也有茶学硕士，与他们相比，小陈显得平平无奇。但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小陈默默钻研了三年，把林老早年研制的一款早已停产的“冷山雪芽”复制了出来，并把制茶日志随茶一同奉上。林老品着这茶，又翻了翻日志，笑着评价：“这茶味道虽然没有全对，但我在火候里品出了一股‘静气’。”

小陈随林老进山待了一个茶季，四十九天。他每天守在茶灶旁，观察青叶转褐的每一点变化，甚至能通过茶叶蒸腾的水汽辨别茶叶的状态。虽然茶艺有了质的提升，但茶季结束后他并没有选择留在制茶坊，而是悄然回到了茶仓，继续整理那些沉睡的茶饼。

同事不解，纷纷惊讶地问他：“你可是林老亲口夸奖的人，又随他进山学艺，回来却继续管理茶仓，岂不屈才？”

小陈淡然地拍了拍袖口的茶末，笑道：“刚来茶仓的时候，这味道闻上几天就头晕，可现在一天不闻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在灶边制茶的四十九天里，我做梦都想着这茶仓里的樟木味。”

回茶仓两天后，小陈发现自己竟然没能适应繁重的工作，整个茶季，他在林老的指导下于铁锅中翻炒茶叶，指尖练就了精细的感知力，如今扛三十斤的老茶箱竟变得吃力起来。这段时间正值客户提

货、快递发货的高峰期，他和同事不敢懈怠，每天在茶堆间踱步穿梭，在飞舞的茶末中把货物准确地交付出去。

在小陈眼里，茶的质量胜过一切。无论出库多么紧急，他都会取下一小块茶样，仔细对茶色、干度、香气等进行一番检查。一次装车前，他发现样品存在异常，果断地阻止经销商赵老板提货：“这批‘八八青’老茶不对劲，像是回南天时受过潮，有霉变的迹象。您别着急，等我上报质检人员，检查确认后，我再提货。”

赵老板在业内一向以茶艺精湛和诚实守信著称，刚才验货时没发

现异常，他冷冷一笑说：“我这种老茶客都没看出问题，你一个仓管，难道比我们还识货？”

听着赵老板的暗讽，小陈没做任何争论，只是平静地回答：“我随林老进山学艺，他跟我说，茶叶一旦到了仓库，它的命就交给了守仓的人，如果把关不严，放走一片有问题的茶叶，就会毁了我们茶庄的老字号招牌。”

听小陈这么一说，赵老板愣了一下，还是坐了下來，等待最终的检验结果。约莫一刻钟，质检员拿着检验报告走了进来，对小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的感觉确实没

错，样品的茶心含水率13.5%，边缘有轻微霉变，按规定需要立即移入隔离仓库，三天后进行复检。”

这样的检测结果让赵老板有些惊讶，他接过报告盯了许久，最后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兄弟呀，确实是我眼拙了，这批茶一旦从我手里流到老客户那边，我积攒多年的信誉也要崩塌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小陈沾着茶末的布鞋上，轻声说：“有你这样的人守着茶，我才放心拿你们的货。那批‘青饼雪印’还在吧？我全要了。”

面对这个大订单，小陈并没有过分惊喜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转身朝着配货柜台走去。打印出订单，他用镇纸压住，再次走进茶仓。一缕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刚好落在他那双洗得发白的布鞋上。

梯田步步高

□ 范方启

我的家乡是典型的丘陵地貌，没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，也没有一望无际的平坦沃野。辽阔的平原延伸到这里，便收敛了浩荡气势，化作起伏起伏、连绵不断的丘冈。地势高低错落，水土温润丰沛，水稻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忠实的农作物。

早年，山地上也曾试种过小麦，只是这里的小麦生长期短，水土与气候都不及北方适宜，麦粒缺少冬小麦的温润醇厚，做成面食口感干涩，吃多了还容易上火。久而久之，山地小麦渐渐被淘汰，如今在田间已难觅踪迹。种植水稻，田地必须小范围平整，能蓄住水，秧苗才能扎根生长。梯田的诞生，正是先民顺应自然、因地制宜的智慧创造，是为水稻量身打造的安居之所。

每到插秧时节，乡间便充满了忙碌的气息。杜鹃鸟声声啼叫，黄莺在林间婉转歌唱，清脆的鸣声在山野间回荡，像是在催促农人抓紧春耕。沉寂了一整个冬天与大半春天的梯田，终于缓缓苏醒，舒展着蜿蜒的田埂，清亮的春水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，静静等待着秧苗入土。

如今的田野间，大型农业机械轰鸣作业，高效地翻耕、平地、育秧。现代农业的力量改变着传统耕作方式。在一些面积狭小、机械难以进入的水田深处，偶尔还能见到耕牛缓步犁地的身影，它们早已退出主力位置，只作为补充，成为田园里一抹怀旧的景致。我所熟悉的锄头、铁犁、耙子等农具，依然能在田边见到，只是使用频率大不如前。无人机在水田上空平稳盘旋，时而悬停，时而掠过，完成巡查任务，给古老的农耕作业增添了几分现代科技的新意，让人眼前一亮。

远远望去，层层叠叠的水田，宛如一级级通向天际的阶梯。从低处向上看，梯田层层攀升，蜿蜒曲折，仿佛要与云端相接；从高处向下望，又顺着地势缓缓铺展，连着大地深处的脉络，承

接泥土的滋养。田块之间紧密相连，不留一丝空隙，哪怕是只能栽种几棵或几十棵秧苗的微小角落，也被细心修整成一块块珍梯田，尽显农人对土地的珍视。

乡间流传着一则趣事：几个农夫一同插秧，天黑收工时，竟发现少了一块田。众人焦急万分，反复清点，始终找不到消失的田块。直到收拾雨衣时才恍然大悟，那块小小的田地，被压在雨衣之下。听罢这则故事，我不禁莞尔。它生动道出了家乡土地的金贵，哪怕是再不起眼的方寸之地，人们也会舍不得浪费。

梯田依地势而建，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没有刻意的规整，却有着浑然天成的美感。下层田埂的弧度，巧妙牵引着上层田块的走向，弯弯相扣，精巧吻合，堪称人与自然共筑的奇观。望着这些自由舒展的田亩，我不由得感叹先辈拓荒的艰辛。在崎岖不平的坡地上，他们一锄一犁，一筐一篮，倾尽全力，才把荒坡变成良田，把贫瘠化为丰饶，用双手雕琢出这片大地的肌理。

一代又一代人老去，而这些托举生命的梯田依旧伫立。它们像沉默的梯子，向世间万物倾尽所有，每一块田、每一层土，都浸润着无数汗水。庄稼从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而是以辛劳浇灌，以时光滋养，才换来沉甸甸的收获。

这些年，城市不断扩容，高楼拔地而起，高铁与高速公路纵横延伸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一片片良田也在悄然消失。我国作为人口大国，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根基，是生存的底气。守护梯田，守护每一寸耕地，就是守护我们的饭碗，守护烟火人间的安稳。

走在家乡的梯田旁，清风拂面，水波轻漾，鸟鸣与蛙声交织成田园乐章。我也想像布谷鸟一样，向着这片土地放声呼喊：插秧插秧，莫负春光。

